

TO G 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 G

WORLD

L I T E R A T U R E

女 人 们 (上)



我注意到一个新的协会成立了……《全国人工授精发展和确认协会》。

前进！

我还看到新的产品正在发明：

——类固醇阴道环，到位后就会对外放射杀死精虫的孕激素。这个方法能免除放置阴道避孕环不当的麻烦，从而提高避孕效果。

——LHRH，通过向鼻腔喷雾的方式使用。这是一种下丘脑分泌出来的荷尔蒙，可阻止排卵。这种避孕的方法《pschittps-chitt》看来效果极佳。

——避孕疫苗：一年一针。在印度试用过，但还不知道在哪些方面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是具特效的椰果、最妙的复活节彩蛋钙 486，新的抗黄体酮丸药，可使已着床的受孕卵脱落！

人类在自欺欺人……提取方法……植入方法……新农业……集体农庄……温室……不一定非要有精液……有朝一日是唾液，等着瞧吧……打个小小的喷嚏就会有巨大后果……此举已经完成……不由自主的供种者……去领钱吧！

从人们只谈论把人类推进第四维的关键小东西以来，似乎历史该被扔进垃圾了。似乎什么也不再会发生。似乎一切只是在重复。也的确……车辆几乎到处都在乱爆炸……忧郁情绪四处蔓延……英国攻打阿根廷……灵感不太灵了……谁的错？伏尔泰的错？卢梭的错？不对，是我的错……就该由我来负责……

而女人呢，可怜的女人，在这混乱之中她们怎么样了？她们被采访、被调查、被张贴，像牲口一样贴满了所有的新闻版面……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似乎她们只是想着这个……农贸集市！母牛科！包法利夫人科！



女人们

没有一个采取还击的态度……没有一个回击把她们沦为只具唯一的生物功能的暴力行为……是你们在那里吗？在你们的躯体内吗？那你们就去对科学说不！而且，科学是站在你们这边的！科学为你们扩展市场自由！那么，她们回答……傻乎乎地展示自己……她们很愿意……还是说……无论如何是为了她们可能失去的东西而展示自己……辛酸……理想的拥护者……调查……剖面图……肖像……统计表……广播……会面……团结每天早晨我送斯特凡上学时见得到她们……她们还睡意浓厚……步履蹒跚……迷迷糊糊……头天晚上又累得要死……沉闷的晚餐……电视……烦人的丈夫……越来越沉闷的丈夫……他要为此得到报应的……他还挺高兴……一个情人？那有何用？那不是更添乱了么……找女朋友？她们更是疲惫不堪……一大清早她们就带着打打闹闹的孩子出门了……也有几个父亲，静静的，像我一样，都是些影子……我和斯蒂凡乘坐公共汽车，为了躲开别人拥挤他总喜欢站在人们的前头……“爸爸！喇叭！”爸爸就吹起喇叭声来……“爸爸！跳！”父子同时跳下来……“爸爸！黄油羊角面包！”……我们就走进面包店……“爸爸！哒哒！”爸爸就趴下做马……“爸爸！唱个歌！……什么歌？”“dépo！”dépo，巴赫的《圣母赞歌》中的男高声是从这个音节天头的……斯特凡在摇篮里我就开始给他哼这首赞歌的第一段 *deposuit potentes desedebat, et exaltavit humiles*……向下的练声曲是描绘强者的坠落……而向上的练声曲是勾画弱者的升天……很富教育性……正义女神……我想他会把这牢记心间……强弱的变化……总有那么一天……有时我们到得早一点，我们父子俩就去咖啡店……冬天里，天还没亮……斯特凡喝一杯牛奶，我看报……巴黎准备就位，到处都开始忙碌起来……我回到我的单身公寓……拉上窗帘……搬出打字机……只要有一个晚上……一个人呆小半夜……为了呼吸……我时常这样做……

我说我要出游……我留在我的眷窝里，或者去饭店，否则我一夜无眠，在巴黎直走到天亮……沉思到天明……很多感觉……比如今晚……多么高兴……在距我家很远的城区我独自美餐了一顿，我搞劳辛勤劳作的艺术家……我不自我搞劳，谁来搞劳我？已经有人会想到为朋友庆祝，请客吃饭，为说话而说话……再也没有一个女人，或者说几乎一个没有……文明的泯灭，总而言之……她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不再有炫耀，暧昧、冒失、沙龙……不再有娱乐……到处是混凝土……不过若真的恢复招待朋友请客吃饭的时尚情况也不会太妙：女人的晚礼服、诱惑、眉眼传情、幽默、风趣话语……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我记得这是沃思临终时提的问题……他当时也许是想能“出去”……作准备……然后出人头地……不动声色地追逐女人……顶少有十年我在巴黎没见到过像个样子的晚宴……十年来我都吃不好，喝不好，处处如此，人人以实用为目的陷身于泥潭中……广告……效益……没有一个“家庭主妇”……完了，都清理掉了，和古堡与锦缎一样离我们远去了……普鲁斯特在当今的套间里就餐呢？人们战栗不已……没有丁点内衣……什么是世界小资产阶级，什么是无处不有的、从列宁格勒到洛杉矶、从斯德哥尔摩到开普敦的中产阶级？贸然回答：“连裤袜”。连裤袜加生漆。上过漆的连裤袜。一个穿着连裤袜的女人，同此处处处让驱心……只须想想就会喘不过气来……连裤袜确实意味着最终的同质化、人人都戴着面具……设想一个女人预先知道那些不确立的、闪烁的、不着边际的事“不会”发生……穿着连裤袜的盖曼特夫人！穿着连裤袜的奥黛特！穿着连裤袜的万特伊小姐和她的穿着连裤袜的女友！神秘的面纱，罩子，卫生球……总罢工……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人谢世了，也穿着连裤袜……我只是说对当代文化、谈吐、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恶果……食物、女人内衣、言语：一切都在其中……酒科

女人们

学……毫无用处的本事……作家的作用……一位女读者假如有一件连裤袜，真能坚持读到此处，那你就应明白你没有资格看这本书！什么书都不能看！你也许会不在乎，那你就错了。

这涉及你的利益，趋于你的想象……

马基雅弗利在一系列政治风险之后隐居山林……他自己邀请自己晚宴……他打扮得像亲王好去会晤都修昔底德、里维乌斯、塔西图斯……他标准中的野蛮行为又出现了……皇室衰败了……后来重新开始了……这还将开始……已经有几个女人抱怨开了……私下里抱怨……星火可燎原……她们觉得有些事不对头……她们试图临时干预一下……还很笨拙……这仅仅是开始……学习的时期……女衬裤……激发出来的讽刺……善于品出波姆罗尔酒和梅多克酒的区别……像为了避免以为只单纯涉及人类的那个不可避免的倾向而现在人们含糊其辞所说的极权主义将只会被文雅所征服……一种系统的、孤僻的文雅……不须合情合理……绝对不是！可别满嘴的声音……别张嘴……竭力维护您的私生活……请不断地、无原因地、有原则地去改善这个生活……唯一的危险是开始厌倦这样的生活方式……拼命蜷缩起来吧……别去参加那个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信仰中的最荒诞的信仰……也别去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一点都没有！……别让那些无知的人掌握你们；回到你们家中去，别去示威，别分散，别闲逛，说些完全无用的话……什么都可以说，只要不谈论当今的现实……检查言论……莫须有……严厉地去批评……都睡觉去……你们第二天将看到……已经有进步……很大的进步……

别让自己太顽固化！尽可能地迟点进棺材或去公墓！最好！我说过了。

饭店餐饮部领班觉得我奇怪，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在小本子记着什么……这次我回去了……就像我



有时那样，我拿起电话，随意拨几个号码……预支灵感……斯威夫特曾说过一个严格管理的政府每天早晨都要让人检查子民的言论……我呢，我认为对方回答“喂？”的语调就能给我提供对方基本态度方面的信息……我把这方向党的头头们推荐……若根据今晚的“喂？”判断，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有问题……货币不稳，道德在海底万米深处……未来没有任何意义……百分之八十的野蛮人，尤其是女人……我的确是打扰她们了……没有一句话要说……但是娱乐的某个人似乎是从不受打扰的……狗叫……先看看，打哪一个电话玩玩？听听她怎么样啦？好吧……朱迪丝，如何……你们还记得起……就是那个一心想要孩子的女人……那个无条件深深热恋着我的女人……

已经三年了……我做得不漂亮……很不够意思……算了……铃声……她回答……我一声不吭，光听着……她一人滔滔不绝了……“喂……喂……帕布罗？……帕布罗？……是你吗？……你在打电话？”……她绝对认为这是帕布罗……“帕布罗？我知道是你……我每次收到匿名电话都碰巧是你抵达奥利机场，这有点不对头……你好吗？你姨妈好吗？……帕布罗？你什么都不想说？……你总能有几句话跟我说说罢？……帕布罗？你的表妹呢？她们都好吗？”没有声音……现在火了……“说呀，你是不是洗澡去了？”……还没有声音……“你要凡士林吗？……澡洗完了没有？”……没有声音……有问题……“帕布罗？那你真的不愿跟我说点什么？……那好，你明白，我是一个人……自从我打了胎以后。”……震动……“算啦！”……没有声音……“好吧（快要哭出来的声音），你不说，我就挂了。”……她挂上了。啊，这个帕布罗！……解除武装，这一切……粗下流得可怕，真正的痛苦……我想不起这种纯民众主义的语调……她当时对我说话用的是高雅的语调……朱迪丝漂亮吗？哪当然，很漂亮……她们今



女人们

天竟然这样讲话……“啊，我在这里，他只是去厕所了！”……
“啊，老鸡巴！”……此种温柔……目前法国有一千二百万十五岁至四十九岁的妇女……轧机运动弧线……

但新现象，最近的新现象，她们也参与了恐怖活动……德国……意大利……手枪……自动步枪……她们从汽车里出现，乱杀无辜……一名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随员……

被一个穿球鞋棕色头发姑娘近距离杀死的……

我扭开电视……收看新闻……玛丽亚-维克多利亞接受洗礼，瓦文萨的女儿，他仍在狱中……警察和民兵包围了教堂……那里有人群，众多的人群……把圣礼闹成了叛乱……“教皇万岁！”……呜呼！……

我关上电视。我看着窗外的公寓，公寓里家家都在看电视……和每天的晚上一样……接着灯都灭了……睡袍。睡衣。药片。牙齿。直肠。卫生间。叹息。消化。千百万个疲惫躯体。疾病。苦恼。快感。月经和灼伤。蓝光中的医院。高级音响设备。汗水。扭屁股。幻想。小 Ninive……脱衣舞。同性恋。毒品。嫖妓。轮舞。郊区。地铁。树林……总统失眠了。部长想着自己的演讲。银行家想着马克微微向下落的弧线。教授想着他的同事。精神分析学家想着老精神分析学家。贝尔纳代特想着想着战胜女人的奇招，对这个小女人，应该监督一下……弗洛拉想着她恨我。塞德把我忘了。夏飞往北京。狄安娜在雅典的什么地方漫步。卡特在闭着眼睛看她明天早晨要发表的文章样品的自己的签名……

“啊，是您吗？”

鲍里斯狂喜。他有很重要的事对我讲。

“老兄，您有获奖的希望了……很遗憾……真遗憾……您最好别参加竞争。我见过那玩意儿，完全是走形式。”

“啊，是吗？”

“没有运气，一点都没有……提有人报名。

冷场……退却……我很抱歉。这毕竟很奇怪，您是那么被人憎恨……仇恨……”

“那为什么？”

“您应该知道……你的形象有问题……您现在进行到哪儿？还顺利吗？”

“艰难……”

“总得有一个故事情节？”

“情节？”

“总得有个故事……读者才好接受……故事在发展……在展开……让人能讲述……简述得出来……”

“是的，我想是这样。”

“什么？您想？您还心中无数？有无地点？对话？真正的人物？”

“我似乎……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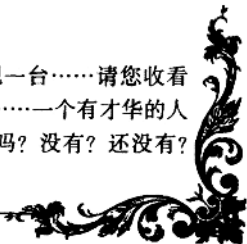
“我嘛，几乎要结束了……《女性的永恒》，我提过吗？

……棒极了！绝对会打动读者！……能打动玛戈，全在这里！……是的，是的，我向您保证……各俱乐部已预订三十万册“有人对我说您到处说您已读过我的手稿？”

“啊，是嘛？没有？没这回事儿！我只说过我们几次谈话……或许……”

“哪几次谈话？”

“无论如何，我明天 20 点 30 分要上电视一台……请您收看吧？……我会一举成名……我需要跟你讲讲……一个有才华的人……您读过我在《抓痕》上发表的采访报告吗？没有？还没有？四页！三幅照片！我很好，情绪高昂！



我们一块儿吃午饭？”

“我明天出门。”

“还出门！您有什么要紧事？时间比较紧……您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星期，十天……”

“好吧，我找你，我们尽早见面……我有个大动作……不，说真的……独家特大新闻……您一定会感兴趣的……再见！”

鲍里斯又抓起另一个电话……每天有三百个电话……还是个平均数……积极宣传……搞广播……看的；听的……

误导、暗示、欺骗视听、探听、再提供假信息……完全是秘密部门的工作……从不休息……休息则意味着松懈……这是他给自己一个人定的奋斗标准……到下午快结束时，一切在他掌握之中……标价、变动、起伏、搅乱……再调和……再搅乱……再次调和……没什么了不起……纯杜撰……新闻媒介的癫狂……狂热的追随者……毫无办法……追逐形象……差不多是个不可信的人……追逐一个从来没受过指责的真理的形象，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真实，是谎言的欺骗是虚假的，每时每刻、处处、事事都是虚假的……

《女性的永恒》……对他很合适……条件是理解所涉及的是一些永远不停地在变化的事物！变化的力量！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更不是那个……还有……从前面、从侧面、从各个方面阐释……“吸引您不断向上的女性的永恒？”可怜的歌德……浮士德都比不过鲍里斯的多变……撒旦魔王也难是其对手……如圣徒保罗所说，这是个“空中魔鬼大王”

……说得对，不过魔鬼们能自身的形象吗？不一定……还是可能知道的……我见过几次他打哆嗦，这个鲍里斯……在呆呆的脸上突然出现的一种奇怪的颤抖，瞬间意识到控制着他的对动荡

的自负感……以卵击石……老根……蜥蜴的烂尾巴……麦克佩斯（马克白）癞蛤蟆……阉割了的人……女性的永恒？吸引人们向上？白衣仙女？极乐的热气球？潜藏的美？都不是……现在这里只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具体的女人：脸、嘴、化妆、骨盆、大腿、小腿……她们说要引诱你向下……一直地朝下……人们所叙述的是真的吗？说鲍里斯是否得过睾丸癌？说他是幸免一死？终身不育？照过放射线？说打那以后他妻子生了一个杂种？在紫外线中结清了账……都成了今天的小插曲……装饰音……折边……补钉……“迷迭香小孩”……如果对生活进行调查……那么怪事会不断……他需要对自己叙述点什么，这我理解他……他老要烤架上烤着什么，我同情他愿上帝保佑，我为他祈祷……祈祷他花时间来贬低我，阿门……

一个最奇特的英国女小说家！安吉拉·洛伯斯特！

“埃夫林，一个姓名不可知的英国大学年轻教师离开英国前往一个正处在解体的、遭受破坏文物浪潮和无组织无领导的混乱、被耗子占领的美洲；在那儿遇到了一个捷克炼金术士，这个炼金术士能点石成金，被打死在一个超市里，；他与一个他认为是妓女的黑人漂亮姑娘睡觉，并强迫她堕胎；他就逃进了沙漠。

“在那儿，他遇见了伯拉赫的女人们，伯拉赫是座地下城，由女骑士们掌管，而她们又归属于母亲（大地母亲、会阉割人的母亲、总之女人母亲的所有絮语），属于那个巨大的、肉乎乎的、有好几个乳房和充当外科医生的母亲。埃夫林被人家取走了精液之后就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变性为女人，并被人工授了精，生下了他第一个后代。手术之后伴随着心理变化：新夏娃认为自己已不是亚当的女人。夏娃下凡来到泽罗家，一个具有男子优越感的人，他桌上放着尼采的半身像。泽罗独眼独脚，有七个老婆（一天一个），现在来了第八个，可就炸锅了。被强暴，夏娃就成了



女人们

一个完全的女人，除了供泽罗泄欲之外，就成了家务劳役的奴隶”……

这竟然被拍成片了！最后成了一本真正的小说《新夏娃的阿尔蒙》！

“作者简介：在本国已享盛名的安吉拉·罗伯斯特正在慢慢地成为英国的一名最佳小说家。七本小说、两卷中篇集、一部论述著作，获三种奖。对这三类著作她深入研究，她还涉足诗歌和文学评论。”

我愿意！我愿意！安吉拉棒极啦！一个英国女人？并不奇怪！胆识超人！这是一位有信念的法国出版发行人！出版了包括了耶稣问题、纳粹之根、根据新约的圣体小面团和历史判决的社会主义在内的这本奇书……《门厅出版社》……这很得人心……神秘的匿名……

总之，这位安吉拉是站在我眼前！我感觉到这一点！

我坚信！为此我捧腹大笑！肯定是 WOMANN 的成立……严峻的倾向……赶快给在纽约的赛特传个话，我想让她拥有这本书的原版……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各种译本……这会是她发笑的……一个像她这样的英国女人……多好的电影片子！……

在小说方面，他们还希望有什么呢？现在每天的生活平静无波，时光流水有什么不好？……以各种小启事为例……这是显而易见的……情况可处在你掌握之中……《解放报》为钻地铁的人说话……《观察家》为地毯上的幸存者说话……职工、中高级干部……只须一瞥即可统观全貌……“货真价实的小罪行”……一方面是施虐狂、受虐色情狂、泌尿科……另一方面是多愁善感、情语缠绵……狂饮或胡编瞎造的诗歌……淫秽、感情……器官的精确、感情的奔放……两者之间还有女性的永久要求；稳定、安全、更多的“如此兴趣相投”……意气相投者！选择的！选举



的！……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两性人和三性人、所谓的对换配偶的夫妇（男人的欲望）、无边的寂寞、短暂的会面、伎俩、魔鬼附身、幻觉……我随意取来……看，卢昂城从福楼拜以来毕竟变化很大……“一个俊小伙儿是虔诚的大腿拜物教徒，极希望遇上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好在一起玩女人大腿游戏。约会定在下周四三点至四点，地点在大钟楼下。我带着块肘子。您前来接头时要问我：这是脂肪还是猪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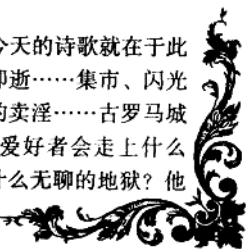
玩笑？白痴？第13度密码？这是是这个时代小说家的后超现实主义。很舒服。幻灭的。有教养的。“我思想的新鲜猪肉”，萨德曾对他妻子这样写过……

还有：“12日星期五晚7时，我乘坐地铁行驶在共和国站和里昂火车站之间。你当时也在车厢里，都站在头节车厢里手扶把手。我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眼睛是褐色的，皮肤雪白，而且那天我穿露背装。我穿的是一件红色外衣（你已经注意到了……）和一条开口的黑裙子。你温柔的手使我浑身颤抖……你当时样子很高大、褐色头发，而且……有男人味。我渴望用我的幻觉与你沟通。速回信，但偷偷地写。”

唔唔……雪白的皮肤……开口裙子……袒露的后颈……除了一个同性恋者在勾引另外一个异性外，绝不会有这种感觉……

更干脆的就是众多的方式中的军事公告：“男，二十三岁，褐色头发，1.68米，找一位十八至三十岁的男子玩玩（吻、口交）。最好有裸体照，并且务必谨慎。”

等等，等等。无穷尽……鸡毛蒜皮……今天的诗歌就在于此……今天的小说就在于此……即刻的、瞬间即逝……集市、闪光……大都会的汹涌大海上的小酒瓶……繁忙的卖淫……古罗马城内的捷径……这些只当一天或几个月的业余爱好者会走上什么路？他们怎么衰老法子？怎么死法子？进入什么无聊的地狱？他



们怎么样慢慢地旧态复萌？

并不难看出包括男性同性恋在内的，也许以其为主的这整个人声嘈杂的市场不停地围绕着女人事务、女人地狱旋转着……电影……发现什么都没有后的惊恐……，那里……什么都没有……放映……多么有力量！多么有信仰！多大的奉献！多艰苦的苦行！颠倒过来的修道院……幻觉练习……深思熟虑……祈祷……期望……神魂颠倒……神奇的挤压……办公室……工厂……公共汽车……那个要求人们把她从芒特拉约里救出来的女人……那个希望维特里不是他最后归宿的男人……这个只见过她一面的男人……这个去邮局取他信件的女人……外国侨民……黑人……阿拉伯人……阿飞……胆小如鼠的年轻有产者……他寻思这次是否敢让人家鸡奸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心存希望：总会发生点什么事……您若愿意就窃笑吧，我反正觉得这比身边的哲学论文要真实一万倍、要令人激动一万倍……感知现象学……辩证论证的批判……康德的第一百万篇评论……这是些失去噪音的演员，在两列火车之间、在两辆救护车之间听到了他们的噪音……光荣属于你们，小广播员们！亲爱的男人和女人们！时代的光荣！走私贩子！神经质！有影响力的滑稽的自由的哨兵！你们认为现今的文学和戏剧是多余的？你们对贵族的生活无所谓所发生的事不在乎？你们对！我跟你们的看法一样！别气馁！不断地要求占有更多的版面！让所有的报纸都被你们占领，你们是唯一的撰稿人；你们充斥所有的栏目；让这种情况变得如此烦人、如此可笑，以致大家厌恶至极地远离而去，于是突然：新世纪！就让这个新世纪呈现在人们眼前，每时每刻真理都一目了然，爬行感觉！温存、猥亵、爱！各种各样……全部被伟大的幻觉女仙指点过……

啊！巴黎！积肥城市！那个无耻、淫荡的首都！

粗鄙的传统！随年龄的增长在减弱……有人说，法国人很难习惯变成荷兰……或者可以……变成芬兰？谁知道？外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地占有了他们……在戴高乐—萨特的体积里惊跳……最后两个有思想的人……阅历丰富的君主……星球级的哲学家……自70年代以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技术与科学……另一种权威……当然妇女运动总体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堵塞窥探……巨大的寂降……轰轰烈烈的运动……秘密几乎被发现……人们是一点苏醒过来……发现所有的秘密……可千万别发现！运动背后的真相，这是当然的……实际上是从“硬件”变“软件”最明显的迹象……现在是S在说话了……依他之见，真正的革命，这已发生了十年……是电视彩色……录音带……录像带……录音机……姆克鲁汉也变成了胆小鬼……神奇的变化……彻里彻外的变化……并列连接从句的变化……一切都发生在声学里……提早审判……向转换的世界过渡……物质的——非物质的世界……超人类的世界……软件！天神的波长！或魔鬼的波长……人的死亡？废话连篇，一个细节……海德格尔？是的，是的，但太慢……新的反改革……爆炸！听觉的威力！……先来的一切都是夸大的、专一的、借用的、关节病素质的、风湿病的、可笑的……法西斯、斯大林主义、恐怖主义都是企图阻挡网络化的挣扎……直触心脏的歇斯底里的痉挛……玩命地自卫……反抗相对论……粗着嗓门大喊……还用法律……但毫无效果，白色的潮水已掀起，自由的广播是无法阻止，它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发射电波，这是旋风！

S对我解释他如何全速朗读他的《喜剧》把它全录了下来，共用了十二个小时，这还只完成了第一卷，他自豪地补充了一句……他病倒了……他坚信完成了一项真正的宗教仪式……一种魔术……他现在几乎到处向公众朗读他第二卷的起始部分，朗读时



从不注意标点符号，周围放着八台电视屏幕……其中六个屏幕上来回播放着维纳斯女神、正在打网球的 S、穿插许多色情镜头、一个熟睡着的婴儿脑袋、喷水池……其他两个屏幕则现场有声有色播放他自己朗诵的场面，叫喊着伏都教式的诗文，大汗淋漓，每行诗的韵脚都缺一个音节……我曾去看过……可以说是非常美，表演的才能让人惊讶……谁也听不懂……

一点都听不懂……在场的人都愣愣地呆着……都忍着不提出结束这场人类复制表演。这个对旋涡兴奋的体验、一种对圣母玛利亚的讽刺性的崇拜……应该说听了这一个小时雄辩同时发人深省的风啸之后，人们倒有了一个聆听到过去两千年的简述的印象……通过体育方式重述世界末日的来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那一口气喷出的难懂的玩意儿听听慢慢有了规律，变成复调的、协调的、悦耳的……他就像在一个轻盈的乐谱中在里面游荡，来回自由，时而像喜剧式时而像抒情式的，互相交替……放声大笑、加快速度、连声抗议、降低音调、引亢高歌……新的行吟诗人、游吟诗人……圣母院前要把式的……作曲表演集一身……他喜欢麦尔·大卫……总之，感情激烈的人……

如果我没听错，他所要传递的主要内容是对性占有的激烈的批评……仅此而已……似乎是一首诺斯替教的颂歌，甚至带有启示的细节和现示摩尼教的“水车”功能……筛选灵魂的水轮，送走一部分灵魂，推另一部分下地狱……救赎与罪孽……在筛网上永恒不止的运动……这一切都谈到了一些……摩尼教徒认为人可分为三个部分：物质的、精神的、灵魂的……肉体的、心灵的、超越时空的……认为要到达灵魂状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认为撒是代说人执政官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躲在被奴役、被着魔的世界后面，平时我们只能隐约或魔鬼的气息，藉此来引诱和留住被俘虏了的活着的尸首……那些原始罪恶的大小头头们外表都

是男相女身、而女相则为男身……至少说基本如此……嗨！嗨！重要的是要能把精液吐给人类这个角色……为了喂饱机器……复制大机器？仅是复印？子宫本身？是的，S对我说，您听听波德莱尔的诗句：又聋又哑的机器，具有难以抑制的繁殖能力有益健康的器械，世上的吸血鬼……

有益健康的？孤独的？破碎机？重新组合机？但丁在其地狱之旅开始时所提到的那只母狼？总之，重要的是起初时那个绝对邪恶的意愿……嫉妒意愿……物质……Al-Hummama……教唆者，鼓动者……黑暗妖精……控制着世界的魔鬼的灵感……还有受操纵的小兵……在烟、火、空气、水、黑夜中运动，如圣徒奥古斯坦所说：“无耻中的愤怒，淫荡中的贪欲。”……人们只有当他们听到一种底音的叫喊、一种呼唤方能得以解脱……将歌、祷文、朗诵、圣诗带向明亮的银河……荣誉和赞扬的圆柱……永久的“颂歌”……滚动的螺旋……竖琴和诗琴……如果有人成功了，这就叫做“与治安和特赦的右派和解了”……AddexreamPatris……这个JesusPatibilis古怪的脸相，他表示说整个世界是主的恩赐……

S被他的主题搞得着了迷……这是个在行动中的圣灵学者……由此决定了他的风格，他笑着说道……他认为物质的人和特别是精神的人，活跃在今天的生活中……还认为俯首帖耳的心理学使他们在舞台上减速……为了搞晕我，他这会儿又向我拿出了他的圣徒保罗给科林特市民《使徒书信》：“精神的人不接受上帝的圣灵的训诫：在他看来这是荒唐的，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人们是通过圣灵（或灵感）来进行判断的。聪明人总会明白，他对一切都进行评判，而不受任何人评判。”……他说：灵感，总是为人所忘……

那么，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文字游戏、对位抄袭、对换……



犹太人对《旧约全书》作的传统解释呢？……S将刚逝世于耶路撒冷的杰逊·斯科莱姆写的文章借给我看……他还给我讲了以下：“对《旧约全书》解释的犹太传统眼力能看透各种世界，直至 En-Sof 的秘密，看看我周围的东西，没有必要就‘在上面’或‘在下面’的东西进行投机，只（只！）应该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含义。根据一位犹太《旧约全书》解注大学者的说法，这个能改变外界形状的传统眼力认为大千世界都只不过是‘上帝的精血书写在纸上的名字’而已”。

是啊……是啊……不如想，只要行动……

在这里。现在。真是在这里……真是现在……

我与女总统有约会。在她家，共用早点……她想要什么？……可什么也不想要……做爱，仅仅是做爱……松驰一下……她很快活……我们亲热地做爱……

“唉，您的小说怎么样了？”

“还行……似乎已成了神秘学书来，我想……”

“是吗！从哪个方面讲？”

“《圣经》方面的！”

“《圣经》方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在今天？您对上帝感兴趣了？”

“我觉得这事很奇怪……难以解释……一言难尽？”

“但无论怎么说，您总不至于是‘教徒’了吧？”

这不是第一个人向我提了这个问题，语气中总有惊讶。还有恐惧……这里人们感觉恐慌……这里人们很怯弱……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当然不是。”

“那为什么？时尚？”

“也许……为什么不是呢？时尚常常很真实……”